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全文卷三十一

詳校官編修_臣潘廷筠

編修_臣裴謙履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_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_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_臣張同履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全文卷三十一

宋理宗一

理宗皇帝乃太祖皇帝十世孫寧宗皇帝子也初孝宗時望氣者言會稽有天子氣後三十年當生真人太祖九世孫榮文恭王家于紹興府之山陰縣夫人全氏以開禧元年正月癸亥誕上于虹橋里第前一夕榮王夢一紫金帽人來謁比寤夜漏未盡十刻室中五采爛然

起視赤光屬天如日正中既誕三日家人聞戶外車馬聲亟出則寂無所睹幼嘗晝寢人忽見上體隱隱如龍鱗咸神異之 嘉定十四年六月乙亥補秉義郎 八

月甲子授右監門衛大將軍賜名貴誠 戊寅授果州

團練使立為皇弟沂靖惠王嗣先是沂王薨無嗣以宗室希瞿子賜名均為沂王後既而改賜名貴和 嘉定

十三年八月景獻太子薨寧宗以國本未立命宰臣選太祖十世孫年十五以上者教養之如高宗擇立普安

恩平故事遂以十四年六月丙寅立貴和為皇子改賜
名竑除寧武軍節度使進封祁國公而以上嗣沂邸焉
嘉定十五年五月丁巳以竑為檢校少保進封濟國
公 己未以上為邵州防禦使上性凝重寡言潔修好
學坐必正席屹然如山每朝參序坐待漏或多笑語上
獨儼然若思出入殿庭雍容莊敏矩度有常見者斂容
濟國公竑失德寢彰寧宗意不懌使相王爵閱四年不
授每上朝寧宗諦視良久出則目送之蓋已屬意於上

矣

謚議曰恭惟先皇帝剛健篤實齊聖廣淵毓粹鍾靈發洋乎藝祖聖作明述繼體乎寧宗帝初于宗藩龍德而隱者也聖學精專天步端凝寧皇目送於大昕之會朝壽明締視於集英之侍立代王未入而大橫之兆已孚曾孫獨賢而未央之見已決矣

嘉定十七年正月宰執奏事寧宗憂形於色歷言竑溺女嬖狎羣小傲誕淫褻數事且密諭曰皇姪端重英悟可承宗祧欲並立為皇子續正元良之位宰執奏曰聖意堅定如此宗社之福然事大體重容少遲精審行之

寧宗曰俟瑞慶節可也

八月丙戌寧宗違豫

壬辰

召右丞相彌遠參知政事宣繒發書樞密院事薛極入
禁中寧宗領使前曰疾已不可為朕前與卿議立皇姪
宜亟行之 閏八月丁酉詔朕以菲涼獲承休緒念國
嗣之未建嘗以皇弟沂靖惠王之子為子矣審觀熟慮
猶以本支未強為憂皇姪邵州防禦使亦沂靖惠王之
子亦朕之猶子也聰明天賦學問日新既親且賢朕意
所屬併俾立焉蓋欲為異日深長之思無窮之計也其

以為皇子改賜名制授武泰軍節度使封成國公又制以皇子檢校少保武寧軍節度使濟國公竑為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 是日寧宗崩遺詔命皇子即皇帝位尊皇后為皇太后權同聽政皇子遜避再三丞相彌遠等以天下大計為言皇子遂即皇帝位 辛丑赦曰天生蒸民而立君所以任父母撫綏之責父有天下而傳子所以綿祖宗統系之基祇仰先皇自承丕緒不以大寶為樂惟以萬方為憂懷保小民欽畏

上帝消斥姦佞登崇俊良勤不倦於宵衣儉至形於澣
服坐臻感格聿底康平二氣叶調羣生茂豫中原雲附
故境日歸允惟中興之功浸復太平之觀乃以焦勞之
久遂愆節適之宜忍聞憑几之言方切號弓之痛遺令
眇薄獲纘休明仰奉母儀俯臨海寓正皇皇如灼之際
加兢兢戰惕之思然創鉅摧心尚曠萬幾之務而政先
及物豈稽四海之恩可大救天下

謚議曰恭惟理宗皇帝躬乾體之純位罪命之正自
輅獵之車甫迎而慶善之地是宅壓紐之拜允叶而

延喜之玉爰歸蓋寧考會朝默矚應龍之象休明贊冊昭升賜谷之景紫微炳煥黃祗碩懷以承十三聖延洪之業以開四十一年戰寧之治其中和條貫金聲而玉振造化蕩滌霆激而電驚闢繹發詡蓋磴磴焉

乙巳皇兄濟陽郡王竑為濟王 丁未以皇帝登寶

位告于天地宗廟社稷宮觀諸陵 嘉定十七年閏八

月己酉詔曰朕以冲眇之資纂休明之統聖父賓天之痛莫報親恩坤元載物之功幸依母範矧導揚於休命俾請決於政機爰迪舊章聿崇顯冊大行皇帝皇后志

嚴警戒行茂懿徽儷日為明久助先皇而內治太極密
運今尤率土之同瞻方將充仁心以宏濟于艱難昭
慈訓以保佑于涼菲庶邦基之弗墜尚寰宇之小康敬
正隆名以揚大德宜恭上尊號曰皇太后 癸丑丞相
彌遠等率百僚請皇太后同聽政至是八上表皇太后
手書此非吾志深惟先帝遺訓已播告中外若退託不
已恐無以安人心姑循所請 庚申皇太后皇帝始御
素幄垂簾聽政以宣繒為攢宮總護使吏部侍郎楊燧

按行使內侍鄭俱副之 賜皇兄濟王第于湖州尋詔

充醴泉觀使就第 壬戌詔史彌遠書撰哀冊文宣繒

書撰謚冊文薛極篆寶文禮部侍郎程秘撰謚議 癸

亥詔以日易月之制雖已仰遵先帝遺烈然吾與嗣君

心實未安自服三年之喪 九月庚午以三邊未能振

戍帥守將士勞役日久令學士院降詔撫諭 甲戌宰

執奏垂簾外朝之禮請酌高宗典故而行從之 乙亥

皇太后皇帝便殿垂簾宰臣奏聽政之始宜褒表名儒

以興起士大夫之心於是以集英殿修撰傅伯成為顯
謨閣學士直寶謨閣楊簡寶謨閣直學士秘閣修撰柴
中行復右文殿修撰並奉祠召顯謨閣學士鄒應龍寶謨
閣待制知潭州真德秀煥章閣待制曹彥約赴行在
太后諭宰臣曰嗣君富於春秋正進學之時宜精選儒
臣早開講席 丙子皇帝御便殿宰臣等拜表請皇帝
已卯皇太后皇帝御便殿垂簾宰臣率百官請皇帝
御殿至是三上表詔隻日權御後殿以程秘及吏部侍郎

朱著中書舍人真德秀兼侍讀工部侍郎葛洪起居郎
喬行簡宗正少卿陳貴誼軍器監王暨兼侍講 皇太
后諭宰執曰垂簾非美事斷不欲當彌遠奏曰皇帝嗣
服之初具有先帝遺訓願陛下勉為宗社大計太后曰嗣
君聰明可付託彌遠奏曰皇帝正欲觀陛下儀刑太后
曰幸而保全至此不如更有始終 壬午以程秘為刑
部尚書葛洪權工部尚書真德秀權禮部侍郎兼直學
士院喬行簡權工部侍郎魏了翁起居郎陳貴誼起居

舍人朱端常諫議大夫莫澤殿中侍御史麋溧右正言
李知孝華宰監察御史 丙戌宰臣等奏請以大行皇
帝陵名為永茂詔依丁亥雷 庚寅上並宿齋于內殿
禮部太常奏上在諒陰明堂大享前二日朝獻景靈宮
前一日朝享太廟並遣官攝事 辛卯皇帝越紼大享于
明堂赦天下 十月甲午朔以久雨命從臣日一人禱
于天竺山 戊戌詔諸道提點刑獄以十一月按部理
囚徒 庚戌御後殿 壬子詔諸道憲司下所部見任

官廩祿按單幫給歲終上已支數于尚書省 十一月甲子右正言廩溥言孝宗皇帝由藩邸踐阼懷光堯顧復之恩奉慈福怡愉之樂二十八年常如一日陛下先皇託付無異光堯賴母儀擁佑有同慈福凡繼志述事承顏順色皆當以孝宗為法而尤切於新政者曰畏天悅親講學仁民從之 丁亥詔曰朕猥以眇躬誕膺駿命祖宗千百世之業傳緒在予中外億萬之心望治伊始賴慈闈之擁佑慙涼德之菲沖粵自纂圖率遵垂憲欽

惟大寶之重守必以仁兆民之寧賴于有慶肆掇聖經
之旨肇頒年紀之新綿景祚於延洪與羣生而康乂更
資中外之彥輔成本始之規興起治功允孚德意其以明
年為寶慶元年 戊子丞相史彌遠等乞參天聖元祐
故典以五月十六日皇太后生辰為壽慶節表請者三
皇帝奏請者再皇太后乃從 乙巳宰臣率百僚請以皇
帝誕日名天基節凡三表乃從之 十二月乙未詔京
西河北新復州軍屢經兵擾並免入貢仍與推恩 癸

丑間經筵輔臣觀講早講論講讀官各一員晚講說書官一員 宰臣史彌遠等請以皇太后殿名慈明詔依

御史臺言大行皇帝係是十世當行議祧竊謂商以契為始祖以湯太戊武丁為不毀之廟皆不在三穆之數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公羊子曰世室世世不毀也仰惟國朝太祖皇帝為帝者太祖之廟太宗皇帝祔於太祖為一世之廟真宗仁宗神宗高宗各有制書不祧此與商周不毀廟魯公武公之世室名異實同

世世之祧既不在三昭三穆之中則固不在九廟之數
自太祖以至光宗實為五廟今大行皇帝始為六廟合
增展一室以祔大行皇帝於禮為合於義為安詔依

乙酉寶慶元年正月壬戌朔詔舉賢良 丙子湖州申

齊王驚悸得疾特賜錢三千緡命守臣選醫診治早薨
賜賻贈銀絹千匹兩會子萬緡充宣葬

齊王竑宗室希翼子也初名均沂靖惠王薨無子立
均為後更名貴和嘉定十三年立為皇子賜今名及
寧宗崩史丞相彌遠矯詔立理宗出竑為開府儀同
三司判寧國府人心危疑不服王居湖州含山人潘

壬潘丙陰通李全謀挾王渡江北推立期以某月十七日誕云二十七及期李全之兵不至二潘慮事泄率百餘人突入州城求王不獲頃之得於水閣下挾以出加之黃袍行險僥倖皆二潘之謀王不知也二潘敗彌遠謀害濟王遣其客秦天錫且頒醫視疾之命時王本無疾天錫諭意逼王就死遂縊死于州治

甲申程秘進讀三朝寶訓奏曰藝祖皇帝受禪之初與三軍約不許殺戮一人自後聖聖相承守為家法上曰祖宗以仁立國朕當以仁守之上問曰寶訓中云治世少而亂世多君子少而小人多何也秘奏治世所以少亂世所以多者正緣君子少而小人多也蓋君子初未

嘗少聖君出而君子多小人初未嘗多庸君出而小人多上曰然 己丑朱端常奏蜀士當得郡者紹興以前悉親詣闕下廟堂因得以審其人物而進退之自慶元以來非制可辟差則馳牘干請今欲除曾任太守有治效人外必令親到堂除授奏事託之任次任與免從之 己丑詔曰朕初纂丕圖亟奉慈訓既御經幄日親羣儒深念進德立治之本實由典學朝夕罔敢怠忽尚賴諸賢悉心啓迪毋有所隱朕當垂聽益加自勉即令學

士院明諭朕意

龜鑑曰王人多聞必學古訓嗣王緝熙斯顯德行此正聖學窮理盡性之功也夫以聖人天資之高明而又充之以學力之光大則始焉致知者此理之明也終焉盡性者此理之誠也肆我理宗自踐阼以來講帷日闢聖學日新何嘗不自窮理盡性中來歟

二月壬辰朔雪

詔禮部貢舉

癸巳朱著王暨進讀

高宗寶訓孝德卷終著奏高宗當中興艱難之初欽事
慈寧皇太后始終極至願陛下以高宗為法上嘉納忽
愀然曰雪作非時朕終夜為之不安當益恐懼修德凡

有闕失無忘忠告 甲午詔故太師武勝定國軍節度

使鄂王岳飛諡忠穆尋改忠武 丙申以師彌檢校少

師嗣秀王 戊戌詔福州溫州各添教官一員 甲辰

御後殿引見吏部奏舉改官十有八人 蠲兩浙州軍

屬縣官私僦錢有差 戊午出豐儲倉米七萬五千石

賑臨安貧民馬步軍諸班直皇城司守衛官兵給犒有

差 辛酉仁文哲武恭孝皇帝靈駕發引皇太后行奉

寧奉辭禮皇帝行啓奠祖奠禮奉辭于皇城門外行遣

奠禮百寮辭于郊外

癸酉永茂陵掩攢

四月辛卯

朔寧宗皇帝祔廟頌德音于臨安紹興府

壬辰朱著

進讀高宗寶訓至高宗曰周公戒成王惟在知稼穡艱
難上曰朕近寫無逸一篇揭為四圖置之座右以便觀
省念茲在茲不忘艱難 丁酉皇太后手書吾晚年多

病志在安閒嗣君可日御便殿聽政今後更不垂簾

戊戌臣僚言臣伏讀太后還政御札前代母后勉強矯
拂不能為之事而太后聖斷行之略無難色實為萬世

母后臨朝之法上曰朕受太后之恩如天朝夕思之未
知報稱更當力請 辛丑壬寅上兩請皇太后仍賜垂
簾不允 丙子詔曰朕以眇躬獲承大寶實賴聖母同
覽萬幾粵自聽斷之初已持謙退之志朕仰遵先帝遺
訓瀝控丹衷聖意曲從臨朝數四今者手書屢降申諭
益嚴朕心皇駭莫知所為疏奏面陳願還親札至于累
日慈聽莫回雖明謨睿斷今古無隣而內顧菲涼懼弗
克稱然而威命既布敢不勉承惟一守於洪規庶不負

於付託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詔令後見供職及在外
帶職從官依元祐十科舊制歲舉三人從右正言麋溧
請也 辛亥出豐儲倉米八萬石賑濟臨安貧民 五
月丙寅以師彌為開府儀同三司奉國軍節度使知大
宗正事師貢為檢校少師以皇叔祖和州防禦使不熄
為保康軍承宣使嗣濮王 甲戌詔在庭之士日命其
一面對又詔曰自昔帝王即政之初首闢四門達聰明
目訪予落止小毖求助凡今内外文武小大之臣有所

見聞具以啓告忠言正論朕所樂聽事有可行虛心而從言或過直無悼後害封章來上以副朕延納之誠焉

六月辛卯太白晝見 丁酉錄行在繫囚 壬寅御

後殿引見吏部奏舉改官二十人 丁未三省同奉御

筆朕恭享太后聖諭謂丞相忠貫日月勲塞宇宙實惟

我國家無疆之休惟屢宣至意欲示褒崇而丞相謙遜

退却囊封面奏力辭不已使崇德報功之典久未昭著

甚非所以承先朝始終眷倚之意丞相左右擁翊之功

其議有以尊顯之朕惟丞相受知二祖光輔兩朝贊更
化以正權綱佐定策以安宗社不動聲色中外晏寧可
謂社稷之臣矣國之元勳宜有異數重以慈訓其敢或
違可拜太師依前右丞相兼樞使進封魏國公令有司
討典禮以聞 史彌遠具劄辭免詔批答不允尋五辭
從之 辛亥秘書監葉禾奏郡司貪刻之害上曰郡守
不職亦緣監司不得其人監司得人則一道蒙福 七
月壬戌將作監張忠恕輪對奏求言事上曰詔已下兩

月應者絕少縱有之亦未盡忠謹也怒奏曰臣聞已上之疏多有鯁論而聖諭如此足見陛下好直惡佞之切乙丑陳貴誼奏近下詔求言恐詞有過直乞賜包容上曰大凡聽言善者從之合理者容納之詔三衙臨安府兩浙路州軍杖以下釋之丁丑喬行簡奏及濟王事上曰朕待濟王可謂至矣行簡奏云濟王之罪人所共知當如周公待管蔡之心又當取孟子為周公受過之意詔滁州大水撥會子三千緡米千六百石賑

恤被災之家

禮部侍郎真德秀奏臣竊聞陛下迺者

涓選剛辰移御清燕非特恬養神明之觀抑且稍正宮
寢之儀臣子之心不勝慰幸然區區之愚有欲獻於陛
下者不敢自嘿恭惟高宗皇帝受命中興再造區夏六
飛南渡駐蹕錢塘其與前世之君筭路籃縷以啓山林
披攘荆棘以立朝廷者殆無以異其艱其勤可謂至矣
孝宗皇帝嗣守丕緒志清中原二十八年間蒐攬英材
精厲聽斷未嘗一日少懈用能保固大業垂萬世無疆

之休今陛下所御之宮庭即二祖儲神閒燕之地也仰
瞻楹桷俯視軒墀常若二祖實臨其上念昔者躬守之
維艱思今日繼承之匪易則兢業祇懼其容少忽乎漢
文帝有言朕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惟其以是存心故
能終身為恭儉之主兩漢之君莫先焉此臣之所欲獻
者一陛下前所居處密邇東朝唯思曲盡人子之恭其
敢遽當人主之奉今宮閣暨乘輿服用之需頤指使令
之便必將浸備於昔臣知聖性恬淡固非外物可移然

以一心而受衆攻非卓然剛明弗惑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然則將何道以處之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蓋理義之與物欲相為消長者也篤志于學則日與聖賢為徒而有自得之樂持身以敬則凜如神明在上而無非僻之侵親賢人君子之時多則規儆日聞諂邪不得而惑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理義常為主而物欲不能奪矣此臣之所欲獻者二三年之喪行

於宮壺非獨衰麻在躬而已哀慕之存於心者不可頃
刻忘憂慮之形於色者不可斯須已古者卒哭而廬居
小祥而堊室今雖未能如昔然居處之制不可不極其
朴素也古者服喪非有疾不飲酒食肉今雖未能如昔
然饗人太官之供不可不極其菲儉也古者終喪不處
于內今雖未能如昔然防微謹獨屏遠聲色不可不極
其嚴也食則見先帝于羹立則見先帝于牆庶幾不負
罔極之恩丕昭純孝之實倘因移御之適凡所以自奉

者少異於居喪之儀則雖衰麻在躬猶不服也此臣之所欲獻者三陛下前者日侍慈明兩宮之情常懼然而無間今視膳問安之敬雖無改於昔而其見則有時矣此正陛下深留聖心之日也古之事親者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也况皇太后親舉神器以授陛下同聽萬幾曾未數月褰裳去之如脫敝屣隆恩厚德與天地無極陛下將何以報之乎然則恭勤之禮孝養之誠當有加於前日可也至於兩宮侍御

之臣恩意當使如一蓋愛親者及其犬馬况左右使令者乎厥今羣臣萬物之命繫於兩宮惟一兩宮慈孝交隆於上則羣臣萬民皆有所恃以為安而兩宮侍御之臣亦得以保其富貴此臣之所欲獻者四臣猥以不材叨備勸讀比者親奉聖訓苟可裨益朕躬毋或有隱陛下之虛懷求助如此臣其敢以淺陋自解乎用是輒陳其愚冀補萬一惟聖明擇焉取進止 貼黃臣竊聞古者平日視朝以為常度人主與天同運故必與日俱出以

臨照百官則陽德宣昭政機無壅先皇帝每旦御朝率在卯辰之間臣侍螭坳二年實所親見陛下始初清明正厲精庶政之日而晨興聽事乃頗後於先帝之時正使宇內晏寧猶恐示人以怠况中外多虞之際乎孔子曰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眡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惟陛下深味斯言自今臨朝必以日出為節于以法乾健而體離明通下情而達民隱實初政之首務也臣僭率有陳仰祈矜貸 丁酉詔諸路州軍受納

苗米不許過數增入多量斗面令轉運司覺察 壬寅
詔司農丞姚子才封事切直進官一秩授秘書郎 癸
卯詔傅伯成楊簡先朝耆德朕心素所簡記可召赴行
在令所在州軍以禮津發詔真德秀奏事朕因訪問廉
吏德秀以知袁州趙斂夫對朕惟獎廉所以律貪亦庶
幾化貪為廉之效以惠吾民趙斂夫除直秘閣福建提
刑 丙午詔侍從給舍臺諫卿監郎官及在外前執政
侍從諸路帥臣監司各舉廉吏三人 戊申詔侍從兩

省臺諫三衙知閣御帶環衛官在外前執政侍從諸路
監司帥臣都副都統制及屯戍主將各舉堪充將帥三
人 己酉地震 壬子詔故禮部侍郎贈少師張九成
紹興策士以直言受知高宗正色立朝有中興明道之
功贈太師追封崇國公諡文忠 甲寅詔以程頤四世
孫源為藉田令 丙辰莫澤奏真德秀舛論綱常簡節
聖語牒示言路曲為濟王之地上曰德秀在長沙頗有
士譽朕故召之澤執奏求去詔德秀除職予祠 丁巳

詔監司守令各精白自新以稱朕意其或不悛必罰無赦
詔除豁紹興府每歲經總制虛額錢九萬五千五百貫
九月己未朔李知孝奏考功郎官洪咨夔譏誚臺諫大理評事胡夢昱上書言濟王事辭語狂悖詔咨
夔降三官夢昱除名勒停象州羈管 丙寅著作佐郎

陶崇奏保業謹獨謹微持久四事上曰卿所陳四事切於朕躬朕當行之 詔胄試仍舊制職事官牒同居五服內親釐務官牒同居小功親銓試三人取一從李知

孝請也 壬午詔實錄院編修寧宗皇帝御製 癸巳

有流星大如太白 甲午林略對論及渡江初偽齊連

兵事上曰是時亦是諸將不叶致得劉豫敢來略奏曰

仰見陛下于中興本末留神上曰今日不特兵少亦由

訓練不精自家兵勢既張彼自不能為患 丁酉以皇

叔祖奉國節度使師貢為開府儀同三司皇叔安德軍

節度使思正為檢校少保 甲辰以皇叔祖奉國軍承

宣使不昝為奉國軍節度使皇叔祖保寧軍承宣使善

踐為保康軍節度使 甲寅以皇叔祖安德軍承宣使
師路為安德軍節度使皇伯保信軍承宣使希宿為保
信軍節度使 知紹興府汪綱奏會稽攢宮所在稅賦
盡免折科山陰同應辨之勞乞照會稽除免詔權免三
年 十一月癸亥以宣繒兼同知樞密院事薛極參知
政事葛洪簽書樞密院事詔邵州係今上皇帝潛藩陞
為寶慶府筠州與御名聲音相近改為瑞州 乙丑制
以楊谷為少保進封新安郡王 丙寅制以楊石為少

保進封永寧郡王直學士院真德秀草制并上劄子曰
臣恭覩陛下以東宮冊禮告成明詔疏恩戚里之賢寵
數優隆加以王爵稽諸典故所未前聞然其老成靜重
公論素所推予身為外屬而避遠權勢不居京師治家
教子風聲凜然誠近世戚畹之所未有意其賢德夙簡
聖心故因鉅典之成特示寵權臣承命草制亦既推明
陛下所為褒表之意播告中外矣然臣伏觀古今載籍
之傳莫不以恩寵太甚為外家之深戒漢世賢戚無出

樊宏陰興右者宏之言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天道惡滿
好謙前代貴戚皆明戒也興亦有云外戚家苦不知謙
退富貴有極人當知止夸奢益為觀聽所譏惟二人其
所操持若是故其子孫昌熾世有令聞為史冊之光臣
愚竊謂二人之言蓋陛下所當知而戚里所當鑒也夫
倚伏無常古今所畏崇猶塵積替若駭機不可不深圖
不可不豫慮伏惟陛下清燕之間省觀樊陰之所由得
返跡梁竇之所由失常思所以安全外族俾蒙謙靖之

福而不蹈滿盈之咎斯誠宗廟社稷無疆之休臣以非材承乏詞禁官雖甚卑其職則有唐供奉之舊故敢因事陳愚妄希李絳白居易之萬一惟陛下裁赦臣不勝大幸 辛巳詔行都及諸路公私餽舍錢米經減者減三分從朱瑞常請也 己卯幹辦諸路司審計司王自適進對論大中之道上曰三聖相授守一道其此之謂乎中者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之謂 庚辰幹辦諸司糧料院趙彥覃進對奏州縣折色病民上曰纖悉如此

殊失愛民之意 辛巳詔中外繫囚杖以下釋之 乙

酉朱端常奏魏了翁封章謗訕真德秀奏劄誣詆魏了翁落職罷新任追三官靖州居住真德秀落職罷祠

壬辰御射殿閱崇政殿親從射藝遷補有差 癸丑太

學正徐介進對論中庸慎獨之旨上曰此是以敬存心不愧屋漏之意

丙戌寶慶二年正月丁巳朔上不視事 癸亥詔贈沈

煥陸九齡官仍賜諡尋以太常寺議煥諡端憲九齡諡

文達錄張九成呂祖謙張栻陸九淵子孫官各有差又
詔以布衣李心傳專心文學令四川制置司津發赴闕

戊寅熒惑入氐 庚辰以禮部尚書程秘知貢舉刑
部尚書鄒應龍右諫議大夫朱端常中書舍人陳貴誼
同知 二月丙戌朔御筆賜程秘以下曰國家三歲取
士試于南宮蓋公卿大夫由此其選事至重也朕屬在
哀疚未遑親策爰咨近列往司衡鑑卿等宜協心盡慮
精加考釋夫文辭浮靡者必非偉厚之器議論詭激者

必無正平之用去取之際其務審此

龜鑑曰文辭浮靡者必非偉器議論詭激者必非正才此丙戌禮闈之御筆也其求賢務實之意為至勤至如己丑則又以取人器識得士忠厚為銜鑑壬辰則又以先器識後詞藻務忠實斥浮偽為權衡則求賢務實之意益堅

壬午太白歲填星合于女 二月丙戌朔雪 戊子以

右正言李知孝言詔賦吏有實迹者不測置獄明正典刑其永不得與親民及師儒差遣繼經赦宥不許改正有監司守臣保舉三員者聽之仍每任所保以一員為

額 辛卯詔諸道提點刑獄以五月按部理囚徒 察院梁成大奏真德秀有大惡五其奏濟王事乞追封以蓋逆狀趨立嗣以召禍端改節聖語謗訕朝廷無將之心與魏了翁同罪了翁已從竄削德秀僅褫職罷祠欲乞一等施行詔削秩二等 癸卯詔特奏第五等人過郊與岳祠其願繳勅再試者聽 乙酉御後殿引見吏部奏舉改官二十有一人 三月丙辰朔梁成大奏寢王長孺召命徐瑄胡夢昱重議施行初長孺餞胡夢昱

詩有吾鄉小澹庵之語成大以擬非其倫黨和邪說不
宜立朝瑄舉夢昱賢能才識有憂國敢言之詞成大謂
夢昱狂悖瑄必與之合謀二人雖已竄削而罪大罰輕
於是併及之尋予長孺祠瑄削秩三等徙居象州夢昱
徙欽州編管 庚申詔曰朕自下求言之詔凡封章來
上必詳加省覽亦已採擇施行而遐方小臣猶未有應
詔近者始見普安軍推官羅宰所陳利病辭旨勤懇一
介之士身處蜀萬里之外乃能獨先衆人惓惓效忠深

可嘉尚可特與陞擢差遣以勸來者以副朕聽納之志
辛未喬行簡進讀高宗寶訓謹名器篇至祖宗朝教
坊官有求為郡者太祖以莊宗為鑒不與上曰用伶人
為郡守非獨輕褻名器亦必為民害行簡奏乞謹守祖
宗法度則名器自不濫上曰祖宗法度自是精密豈容
不守 癸酉以楊簡為敷文閣直學士中大夫提舉南
京鴻慶宮先是召簡以內祠奉朝請仍進職簡以疾抗
章不至遂以是寵之 以久雨蠲大理寺三衙臨安府

酒所贓賞錢 戊寅詔曰朕近召游洛見于便殿詳覽
二疏因加訪問議論正大指證明切真有益於君德治
道聳聽嘉歎可特與改合入官仍除館職旌忠謹以導
敢言乃朕志也先是洚以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召為
太學博士尋為秘書郎 戊寅詔太常寺建功臣閣繪
趙韓王普而下二十有三人以昭勲崇德為名 己卯
命從臣日一人禱晴于天竺山 蘄州火 庚辰以京
湖制置使陳曠經理屯田有緒詔獎之 壬午決大理

寺三衙臨安府兩浙州縣繫囚 四月己丑以隆興格
制輔臣俸先是上覽尚書省所進請給冊以輔臣俸微
令戶部條奏及是奏聞遂有是命 辛卯以莫澤言令
二廣諸司今後守倅以下闕官湏申省部未有注授者
方許奏辟倅令未滿求辟者禁之 以久雨詔大理寺
三衙臨安府兩浙州縣繫囚杖以下釋之 癸巳祕書
少監范楷進對言淫雨未止歲事可慮上動容曰朕深
以為慮不知何道可以弭災楷奏願陛下益加儆懼則

可轉災為福上曰洪範雨暘寒燠風皆歸之肅又哲謀
聖以此知人事與天意常相感通稽奏人主與天地尤近
所以古人夙夜畏威上曰敬天一念朕因此當益加謹
上又問成湯以六事自責當時豈真有苞苴女謁讒夫
等事只常常以此自省耳稽奏曰誠如聖諭 庚子詔
曰昔成王立政之初於庶獄庶事曲盡其敬忠厚積累
囹圄空虛治道所由昌也朕踐阼以來舉廉戒貪興能
拔滯亦欲郡縣聞風政平訟理也而懦者汨於吏奸莫

卹人命強者輒持巧心析律貳端久繫株連遂易瘐死
其或叨憤自豐庶威奪貨五過之疵是非舛紊蔑棄中
典民寃莫伸哀矜之意微剝斂之風著豈朕為民父母
之意哉繼自今監司守令各思天牧之重躬務審克毋
僭亂辭勿格詔而弗遵勿任情而自肆深培根本共守
中和庶幾羣吏視儀罔敢弗率儻猶翫狎習為蔽欺貪
殘淹留莫之糾刺上負朝廷之委任下辜斯民之宅生則
國有憲章罰加失職非予一人所敢私 辛亥有流星

大如太白 五月辛酉大理少卿葉宰言乞令諸州軍
奏獻來上先以期日關奏邸及刑司以稽留獄之弊從
之 戊寅李知孝奏乞速正濟王叛逆之罪追奪王爵
先是知孝以為言上曰觀卿之意欲正名分明國法耳
如朕始者所行正欲全恩意也知孝奏陛下隆骨肉之
愛自是美事但叛逆之臣不正典刑非所以訓欲斷自
聖意上曰更當審慮區處及是知孝章復三上上曰此
事卿屢奏陳朕欲全始終之恩所以重於施行知孝奏

陛下篤親睦族可謂至矣臺諫給舍既屢奏諫若有施行亦非得已願早賜睿斷上曰卿言既如此切至朕當出卿所陳更與大臣商榷以皇叔祖宜州觀察使知大宗正事善駢提舉佑神觀奉朝請仍進一秩已卯詔曰朕祇奉宗祧務隆孝愛其於親睦之義尤所盡心不幸濟王自滔叛逆既已曲加恩禮掩其罪惡及給舍繳章三上乞與追貶朕亦重於施行今臺諫屢乞正名定罪論奏不已私情公議未知適從可令三省詳議審

處以聞 癸未令萬壽觀建寧宗皇帝神御殿室 乙

未以傳伯成為龍圖閣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先是召
伯成以疾抗章不至遂以是寵之 丙申御後殿賜禮

部正奏名進士王會龍等勅凡九百八十九人 丁酉

賜特奏名進士林石等 壬寅以先聖五十二代孫孔

萬春為承奉郎襲封衍聖公 己酉錄行在繫囚 七

月戊辰大風蠲大理寺臨安府點檢提領酒所贓賞錢
兩浙州軍如之詔大理寺三衙兩浙州軍繫囚杖以下

釋之侍讀喬行簡因進讀奏風變上曰比者大風可畏
皆朕不德有以致之行簡奏曰陛下引咎責躬此意上
通于天在祖宗朝皆有已行典故臣已略具敷陳欲乞
陛下思所以應天之實上嘉納講畢上曰卿適所陳風
變甚善朕當益加修省比以害稼為憂常令體訪知早
稻已獲晚稻未花又幸不崇朝而止 八月丙戌寧宗
皇帝大祥上詣几筵行奠祭禮 壬辰令戶部申嚴州
縣受租苛取之禁轉運使察其違者劾之 甲午以久

雨蠲大理寺三衙臨安府點檢提領酒所贓賞錢 乙
已史彌遠等言謹按國史太平興國七年皇弟檢校太
師兼中書令行河南尹西京留守秦王廷美以昵比凶
惡語連逆謀羣臣就請行法遂勒歸私第尋降涪陵縣
公仍於房州安置比濟王從賊僭偽給舍臺諫俱有奏
請乞正名定罪陛下欲全始終之恩弗俞其請今又論
奏不已臣等竊詳秦王以言語不順尚坐追降竄責今
濟王逆節著明負先帝教育之大恩忘陛下友愛之至

德參之公論揆之國法死有餘罪臣等仰體宸旨詳議
審處欲乞將濟王追降巴陵縣公庶幾上全仁恩下伸
公議從之 丙午衛涇薨 乙卯詔新中法科而資淺
者須外歷二考以上方擢為評事從陳貴誼請也 庚
申雷 癸亥以久雨命從臣日一人禱于天竺山蠲大
理寺臨安府點檢提領酒所贓賞錢 丙寅奉安寧宗
皇帝恭淑皇后神御于景靈宮萬壽觀 庚午工部侍
郎兼崇政殿說書鄭清之晚講讀通鑑漢成帝時朱穆

宦官恣橫事清之奏西漢士大夫得出入禁中人主不
專與婦寺相處上曰朕觀周成之制宮中宿衛盡用士
大夫使人君目見正人耳聞正論所以為進德之基西
漢去古未遠尚有成周遺意使人君得親近士大夫真
良規也歎羨久之 乙亥詔捕全火盜不問初獲並減
四年磨勸其有親獲實績經監司師守保奏者特與改
秩從李知孝請也 十月甲申程秘等奏寧宗皇帝御
集閣請以寶章為名詔依仍置學士待制以才德並稱

者為之明著令甲 乙未以久雨命從臣日一人禱于

天竺山齋大理寺三衙臨安府點檢提領酒所贓賞錢

丙申詔中外繫囚杖以下釋之 辛丑雷詔輔臣曰

連雨不止朕深憂之惟是寬恤刑獄蠲放逋欠悉已施

行矣可以惠及下民者更議舉行一二事庶幾感召和

氣速獲晴霽 壬寅復詔大理寺三衙臨安府兩浙州

軍決繫囚 庚戌宰臣率百寮請御正殿從之 辛亥

熒惑填星合于女熒惑犯填星 己卯改湖州為安吉

州 十一月丙辰始御紫宸殿詔曰朕以眇躬嗣承大
統實戴皇太后覆育推佑之恩豐功盛德宜極尊崇今
將舉冊寶禮朕欲於未進奉之前恭上尊號可令輔臣
擬定進呈 丁巳詔不熄善踐行尊年高令赴朝參筵
宴外餘並特免 戊午以倉部郎官潘楨為大理少卿
詔曰朕惟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每於躬行之際尤所致
謹比覽潘楨首疏所奏深契朕心可特除以示嘉獎

辛酉熒惑犯歲星

壬戌以羣臣再上奏請聽樂從之

己巳史彌遠等奏恭奉御筆皇太后今將舉行典禮欲於未進奉之前恭上尊號令擬定進呈臣等恭惟皇太后陛下功德懋乎皇家性識超乎物表左右先朝以成三十年之治擁立聖主以垂億萬載之休集慶延洪凝神靜密是宜如坤之載物而眉壽無疆若月之麗天而至明久照恭擬壽明二字為尊號詔依 丙子日長至御大慶殿受朝畢詣慈明殿 詔曰朕親御路朝首興教化士風所係尤務作新比年以來習尚澆漓文氣卑

恭純厚典實視昔歉焉豈涵養之未充抑薰陶之或闕
咨爾訓迪之職毋拘內外之殊各究乃心俾知所嚮矯
偏適正崇雅黜浮使人皆君子之歸如古者賢才之盛
副予至意惟爾之休

龜鑑曰菁莪育才而天下喜樂棧樸作人紀綱四方
是則教育之地賢俊所關有不可以不重也蓋學校
重則人才重學校輕則人才亦輕理宗之崇教育其
得諸此歟丁亥親御路朝首以崇學重教為念天頒
一札咨爾訓迪之官克盡薰陶之職矯偏適正崇
雅黜浮使人皆君子之歸如古士風之美也歟

十二月癸未詔皇太后宜上尊號曰壽明皇太后有司

詳具儀注朕當親奉羣臣詣慈明殿奉上冊寶鄭清之
晚講畢宣坐上曰朕旦日見太后語笑極從容且備言
太后慈愛喜溢天顏清之奏舜有天下不足以解憂惟
順於父母可以解憂陛下不以天位自矜而以親懼為
樂真大舜之孝也上曰太后不但慈愛曲盡最是聖體
康強頤養天勝往日此朕所以尤喜也清之奏陛下以
天下養備盡孝道太后之心愉悅甚矣此所以聖體益
強而無疾也上因曰朕思前殿撤簾之事大臣未為盡

善今太后聖慮高明娛適燕閒丞相處朕母子之間密
勿輔贊不見形迹使朕得日致其孝丞相之力多矣嘉
歎再三 甲申以史彌遠為奉上皇太后尊號冊寶禮
儀使并撰冊書冊宣繒篆寶 己丑以雪賜輔臣宴

庚子詔以親饗給犒軍士 辛丑蠲大理寺三衙臨安
府點檢提領酒所茶鹽賞錢 癸卯親饗太廟

丁亥寶慶三年正月辛亥朔發冊寶於大慶殿上率羣
臣恭上壽明皇太后尊號于慈明殿 壬子禮儀使史

彌遠進官二等 乙卯天基聖節羣臣上壽于垂拱紫

宸殿 庚申以冊寶禮成制楊谷楊石並為少傅 已

已詔朕每觀朱熹論語中庸大學孟子注解發揮聖賢
之蘊羽翼斯文有補治道朕方厲志講學緬懷典刑深
用歎慕可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

謚議曰自我藝祖皇帝開國之初與韓王趙普發明
道理最大之說由是本朝治體之純道學之粹遠同
三代慶厯嘉祐間豪傑並出濂洛之學上接洙泗熙
寧之用程顥元祐之起程頤紹興之聘尹彥明紹興
之召朱熹列聖相傳皆欲表顯而尊崇之矣奈之何
王安石則邪說誣民也秦檜韓侂胄則奸臣擅國也

以新經邪說胥天下為黃茆白葦則安石之為也反
國事雖率獸食人謂學為偽謂道為禁則檜侂之為
也理學之廢興關於世道之消長可勝言哉先皇帝
自初踐阼始御講筵即未嘗以名呼先儒若周元公
願則曰濂溪張邵伯載則曰橫渠二程則曰伊川明
道而尤為尊用朱文公熹之四書自時厥後或錫之
美謚或贈
之封爵

二月辛巳朔著作佐郎游泮奏道心人心之別上問曰
莫是道心為主人心聽命否泮奏云正是此意 癸未
詔銓部今後司法參軍不許以諸司年勞出官人注授
諸道檢法官照條格差注憲司毋得妄辟從梁成大之

奏也

甲申准西強勇三軍統制王鑑特添差兵馬鈐

轄以職事修舉故也

癸巳御後殿引見吏部奏舉改

官一十七人捕盜酬賞三人

己亥鄂州諸軍副都統

制質俊捍禦西蜀備宣勞效詔進官一等

癸卯太常

議故端明殿學士薛叔似謚曰恭翼

三月庚戌詔方

春和時郡縣長吏其各勸農桑抑末作戒苛擾俾斯民

安土樂業力本耕織以成富庶則予汝嘉

工部侍郎

朱在進對奏人主學問之要上曰卿先卿中庸序言之

甚詳又奏孔子廟從祀去王雱畫像處上曰亦曾有此
例來在奏曰惟其從祀不當公論所以去之又奏先臣
四書印本所在不同上回顧宣諭曰卿先卿四書注解
有補於治道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 詔今歲
郊祀大禮令有司除事神儀物諸軍賞給依舊制外其
乘輿服御及中外支費並從省約 四月癸未趙至道
奏郡縣之官不許敷勢要合納官物勢要之家不輸戶
內當稅賦守倅增數解發倍價折納分差巡尉下鄉催

擾並論以違制豪戶不即改正隱寄之產為人陳告如條科制從之 癸卯朝獻景靈宮甲辰亦如之 五月

甲寅蠲大理寺三衙臨安府贓賞錢詔大理寺三衙臨安府兩浙州軍杖以下罪釋之 己巳為進讀高宗皇

帝寶訓徹章賜宰執經筵官燕于祕書省 癸酉詔侍講讀修注官各進官一等餘補轉擢給有差 閏五月

己卯朔梁成大奏乞嚴飭州縣禁繫罪囚不實書歷郡守編隸囚徒未經結錄輒行特判憲司詳覆所部獄案

淹延歲月重寘典憲從之 甲申蠲大理寺三衙臨安

府及屬縣贓賞錢 丁未錄行在罪囚 六月戊申朔

日有食之 甲子監行在都進奏院鄒應博奏對謂書

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上問曰人

心惟危道心惟微聖人之道果不出此數句應博奏實

如聖訓臣師廖德明親見其師朱熹晚年之言平生於

學幸有見於此數句諸儒皆是道心而非人心惟朱熹

謂人不能無人心亦未嘗無道心人心者如飲食男女

好樂忿懣之類是也若無此則何以為人乎惟其縱而不知檢則逐物而遷故曰人心惟危也道心者良能良知也而此心必甚微而難見聖人充吾良能良知之心使天理流行而昭著則人心自入於檢防之中也上舉朱熹中庸序中語云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應博奏陛下該貫朱熹之言仰見聖學日新之功御射殿閱諸班直射藝換授有差 戊午詔曰勅內外文武臣寮等朕以今年十一月六日款謁于南郊咨

爾攸司各揚乃職相予肆祀毋或不恭 甲子詔淮東

寶應縣陞為寶應州 丙寅前知南康軍王拭奏敬為

聖人立德之基上曰敬之一字所關甚大能於持敬心
何事不可為 七月戊子正言梁成大奏乞下銓部幕

職職狀及格人或舉主未及格以恩賞循資或全無舉
主曾經論列人毋令注授 己丑詔中外繫囚杖以下

釋之蠲大理寺三衙臨安府酒所贓賞錢 庚寅以久

雨命臨安守臣禱于天竺山 辛卯詔寶應鹽城淮陰

山陰四縣並隸寶應州 乙未詔諸路憲司覺察州郡

不支小官俸給者按劾以聞從趙至道請也 丁酉詔

曰比者疾風甚雨介于秋成以朕之不德上天示譴夙

夜震恐慮為民瘼訪聞畿甸多有飄損禾稻毀害室廬

嗣後居民失業必致流散深可憐憫如被水州郡速議

賑濟仍與放行竹木等稅及富室假貸向去且令倚閣

庶幾貧富相資以寬目前之急併其他賑恤事件亟令

有司條具以聞 庚子以久雨命從臣日一人禱于天

竺山 八月丁未朔李知孝奏無逸之書周公戒成王
其辭確切其義精深上自天命之昭明下及細民之勤
苦體念小人依倚之地深察閭里怨詛之情推用心逸
勤之殊驗享國久近之應其立言之大旨最切於人主
之身者曰集大命結人心保壽齡而已惟陛下留神從
之 庚戌制封謝氏為通義郡夫人 丙辰詔寧宗仁
文哲武恭孝皇帝諡號見今六字宜加上十字為十六
字如祖宗故事令宰執侍從臺諫兩省官禮官集議仍

令禮官詳具典禮以聞 癸亥詔吏部試邑兩經罷黜
毋得再注知縣縣令從留元英請也 甲戌太白熒惑

合于翼 九月太常議故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魏國公

留正諡曰忠宣 甲午以史彌遠為郊祀大禮使宣繒

禮儀使薛極儀仗使葛洪鹵簿使朱著橋道頓遞使

乙未以史彌遠為奉上寧宗皇帝徽號冊寶禮儀使宣

繒撰冊薛極書冊葛洪篆寶翰林學士程玘撰儀文

庚子詔時青堅壁守淮獨當一面屢戰捷除武康軍節

度使左金吾上將軍忠義都統制 丙午史彌遠等集

議加上寧宗皇帝徽號曰寧宗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

文哲武聖睿恭孝皇帝詔依 十月辛亥江剛中奏乞

下戶部總所江湖荆襄兩淮漕司行下和糴州縣毋得

科抑仍令產米之處增價招誘重寘于罰從之 己未

詔曰朕以眇躬紹膺聖緒今始郊見天地兢兢寅畏慮

弗克任已先期齋肅庶幾對越無愧今百御事之臣各

宜恪謹攸司毋或怠慢以稱朕意 甲子以皇弟右監

衛大將軍與奭為宜州觀察使賜名貴謙尋繼沂王後
皇弟右千牛衛將軍孟杓為和州防禦使賜名乃裕尋
繼景獻太子後 十一月丙子朔以奉上寧宗皇帝徽
號冊寶告于天地宗廟社稷宮觀 戊寅發冊寶于大
慶殿遣羣臣奉上于寧宗皇帝廟 己卯朝獻景靈宮
庚辰祭享太廟 辛巳日南至祀天地于圜丘 壬
午詔曰朕紹列聖之洪基膺中興之寶歷若昔繼圖之
始適當修祀之時固嘗肇舉於明禋曾未特伸於大報

茲遵舊制茂歲祲容天覆地持既肅合祛之典祖功宗
德益嚴並侑之儀若七曜之照臨暨百神之森列咸從
秩序祗徹丹純載惟涼菲之資昭受盈成之託仰法紹
興之治近承嘉定之規用易美稱以迎新祉其以來歲
改為紹定元年可大赦天下 詔大理寺三衙臨安府
屬縣決繫囚兩浙州軍亦如之蠲大理寺三衙臨安府
點檢酒所贓賞錢 壬寅詔布衣李心傳特授從政郎
充秘閣校勘 癸卯詔曰朕嗣承大統初郊禮成稽之

典冊壽明皇太后合上尊號可令有司討論典禮以聞

丁巳丞相史彌遠等擬加上壽明皇太后尊號曰慈

睿詔依以史彌遠為奉上壽明慈睿皇太后尊號冊寶

禮儀使 甲辰以雪寒糴貴出豐儲倉米七萬石以紓

民 十二月己酉日生背氣 辛亥詔兩浙江東西湖

南北州縣凡有米處申嚴遏米之禁從汪剛中請也

戊子紹定元年正月丙子朔御文德殿羣臣朝賀發冊

寶于大慶殿上帥羣臣上壽明慈睿皇太后尊號于慈

明殿 壬午趙至道奏江淮州郡妄征經過米舟蘆蕩

沙產一例官租山漆魚池創立約束禁止商人買販乞
下憲司嚴戢至道又奏靈雨傾靈科撥賑恤而監司守
令奉詔不虔乞加申飭並從之 梁成大奏諸路屬縣

擅置廂房囚繫無辜長吏不遵法令小民誑誤罪不過
杖輒押出界流離失業乞加禁約從之 乙酉壽明慈
睿皇太后冊寶禮成姪楊谷揚石並除少師仍加恩

丁亥雷 丙申以雪出豐儲倉米七萬石以紓民 二

月己巳禮部貢舉 丙午梁成大奏選人改官舉主五

員內用職司一員始為及格近奔競巧取者或用職司

三四員甚至五員而寒畯終身不得職司合穎乞下吏

部止用一員過數毋令收使從之 壬子梁成大奏銓

法官吏交承必避親嫌宗室替頭尤所不許庶革前後

積弊乞下吏部證守舊法從之 丁卯以皇帝潛邸陞

黔州為紹慶府成州為同慶府 辛巳詔陞寶應州山

陰縣為淮安州改山高縣為淮安縣其淮安縣連水縣

並隸淮安州 辛卯太常議故端明殿學士楊輔諡曰
恭惠 四月癸亥命臨安府禱雨于天竺山 乙丑御
後殿引見吏部奏舉改官人 五月戊寅梁成大奏乞
申嚴薦舉法除陞陟所知政績姑從舊法改官廉吏犯
入已贓者許舉主悔舉從之 丁酉雨雹 六月壬寅
朔日有食之 戊申以薛極兼同知樞密院事趙至道
奏乞下有司刷諸路翻異駁勘之獄詳審斷結庶無淹
濫有補仁政從之 己酉流星晝隕 丙辰軍器少監

于德謙奏陛下修德講學當取法高宗皇帝上曰高宗
畏天愛民真可為法 戊午錄行在繫囚 七月梁成
大奏州縣貪刻或以微罪沒入富家資產不申憲司掩
歸私室自古估籍必的有贓犯依條申省少助邊儲從
之 乙未留元英奏權攝州郡過取事例匱乏郡計乞
飭監司按奏以聞從之 辛亥留元英奏諸路州軍僚
屬私役禁軍乞下帥司約束違者以聞從之 戊午以
久雨決大理寺三衙兩浙路繫囚杖以下罪釋之蠲贓

賞錢有差 八月資政殿學士知潭州曾從龍奏州縣賑民之法有三曰濟曰貸曰糶濟不可常惟貸與糶為利可久今撥緡錢一十萬有奇分下潭湘十縣委令佐糶米置惠民倉乞比附常平法從之 壬申李知孝奏州縣鋪兵俸給乞令諸路漕臣嚴督所部州軍於係省錢截支歲具已支實數申臺省從之 甲戌詔監司每

歲諸所部州縣慮囚至來年正月歷遍如屬縣非監司經由之路委官分往監司復行點檢毋致寬濫奉行不

虔令御史臺覺察以聞 十月壬寅李知孝奏浙東倉司創餘姚斷塘鹽竈擾生聚沒良田乞行廢罷從之

甲辰朝獻景靈宮 乙巳亦如之 丁未翰林學士侍

讀鄭清之講畢上曰近喜晴明刈獲迄事清之奏陛下敬天事親皆極其至今天意昭格東朝悅豫應驗若此上悅 時江西湖南福建寇盜並起連破諸縣 戊申

熒惑犯壘壁 己酉太常議故資政殿大學士賀兌中謚曰清簡 留元英奏乞下吏部應銓量官令長貳從容

延接訪門氏事其疾病癘老者證旨揮施行如不堪任
職貪酷累被按劾者與別注降等差遣稱量能授官之
意從之 辛亥鄭清之同王暨進讀上曰朕觀漢唐以
下人主鮮克有終者皆由不知道清之奏聖見高明可
謂推本之論王暨講尚書上問曰夏桀不道成湯放之
可以鑒矣紂何為復尋其覆轍王暨奏惟上智與下愚
不移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紂不能鑒遂至滅亡所謂
下愚不移者也清之奏自古人主不能以亂亡為鑒豈

獨闇君孱主漢武帝飮聞亡秦黷武之弊而窮征不休
唐玄宗手鋤太平逆韋之難而敗於女寵猶未足怪太
宗英明創業親見隋煬征遼亡國乃縱兵鴨綠汜無成
功有累盛德是皆不能以覆轍為戒正如聖語由不知
道所以不能以道制欲爾王暨奏以古為鑑此言發於
太宗而身自違之上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壬子趙
至道奏乞行下諸路漕司嚴飭和糴官吏毋得多取增
量庶農民不憚與官為市從之 丁巳熒惑填星合于

危 癸亥太常議故參知政事章良能諡曰文莊 甲

子熒惑犯填星 十一月癸酉熒惑入羽林 知汀州

余鑄奏固根本事上曰聞州縣間常賦多有橫取邦本

豈可不愛惜 庚辰雷 壬辰蠲大理寺三衙臨安府

茶鹽贓賞錢 癸巳決大理寺三衙兩浙州軍繫囚

丁酉趙至道奏申嚴皇城司給牌之制賃牌往來者照

闌入法庶九重之地威禁益嚴亦防微杜漸之一端從

之 十二月辛亥以薛極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葛

洪參知政事袁韶同知樞密院事鄭清之端明殿學士
簽書樞密院事 癸丑汪剛中乞戒飭中外文武臣寮
官各務體國同心如守倅令佐互申監司即與剖決曲
直毋致模稜並罷其將帥或不協制司作急區處毋令
兩虎自鬪偏裨智勇過人為大將所忌者與薦之朝別
行擢用勿許占留一方有警四面皆從毋得輒分疆界
按兵觀望從之

己丑紹定二年正月庚午朔御大慶殿羣臣朝賀畢上

詣慈明殿賀 甲戌天基節羣臣上壽 乙亥賜文臣

宴于貢院 庚辰大理寺直張珩進對論州縣檢驗鞠

獄四事上曰刑獄人命所係豈容不謹 詔景獻太子

府改講毛詩 甲申臣寮言乞詔諸路漕司嚴察屬縣

丞簿依時過割二稅從實銷注版籍違者按劾從之

丁亥熒惑歲星入于婁 癸巳雷 甲午詔以權兵部

尚書王暨知貢舉吏部莫澤右諫議大夫李知孝同知

二月庚子朔詔知貢舉王暨等務東實才以副朕意

臣寮言乞戒敕中外羣臣各守禮義廉恥之維堅安
靖恬退之節有不安意者奏劾以聞從之 臣寮奏今
日士大夫學術之未純皆基於岐道法為二致乞明示
意嚮以風在位變易偏尚即道以行法遵法以為政則
學為有用之學道為常行之道從之 庚戌臣寮奏乞歲
舉廉吏申嚴保任之法如犯奸贓與之同罪仍令監司
郡守覺察從之 辛酉臣寮言近歲書尺干請苞苴之
弊宜加禁絕以變薄習從之 甲子侍講范楷進講易

豐卦因奏云當豐盛之時聖人於諸爻有壅蔽不明之憂上首肯良久乃曰豐亨盛大之時侈心易生其後遂至徇情肆慾窮奢極靡如秦皇漢武禍亂將作而不自知此不可不戒也侍讀喬行簡奏陛下之言及此宗廟社稷之福上曰只要心有所主講讀合辭稱贊曰聖學高明此一語尤為切要若心有所主則一切不能惑矣辛巳監進奏院楊夢信進對奏論聖學因及宸翰所書中庸聰明審知足以有臨一章上曰以其切於君德故

書之又奏縣宰催科之擾上曰財賦自有常數夢信奏常數固定只緣簿書不明所以有弊上曰知縣在得人

辛卯臣寮乞下諸路憲司每歲將州縣繫囚瘦死最多者具獄官姓名以聞重與鑄降從之又詔今後州縣催科必遵常制縣令非才擇佐官可任者委之仍不許差州官及寄居權攝從臣寮請也 癸巳監進奏院桂

如琥進對奏沿邊民兵可用上曰今日立功多是民兵如琥奏民兵皆有戶籍稅產又諳熟地利故戰則有功

上曰然又奏擇將上曰今日將才難得奏云行伍間亦有人往往軍將忌嫉不得自伸上曰軍將多是相忌又奏屯田上曰荆襄所行如何奏云荆襄纔行數年積穀已踰百萬斛兩淮四蜀豈無可行之處上曰然 己亥臣寮奏補試鶯帖之弊乞令國子監放榜日取索待補真卷比驗字迹或不同將中榜及賣帖人一例殿舉從之 乙卯御集英殿策進士 庚申詔州縣闕官不許挾伎術人豪民罷吏借補官資權攝小官請俸不許積

壓及以他物准支民間二稅合輸本色不許抑令折納
倍數取贏令臺諫監司覺察從臣寮請也 五月詔成
都潼川路早歉令制置司及各路監司疾速措置賑卹
務要實惠及民仍攷察郡縣奉行勤惰以聞從臣寮請
也 辛巳御集英殿賜正奏名進士黃朴以下及第出
身凡五百五十七人 乙未賜特奏名進士繆蟾以下
同出身文學助教一千一百二十一人 臣寮奏近年
文氣萎恭乞申飭胄監師儒之官專意訓導使之痛習經

傳攷訂義理課試選掄須合體格去浮華穿鑿之弊轉
移士風從之 甲辰詔戶絕之家許從條立嗣不得妄
行籍沒從臣寮請也 辛亥臣寮奏浙西漕運惟恃吳
江石塘以隄水近年修塘塞兵盡為他役隄岸頽毀乞
下漕司抽回以時補葺委平江府通判主管不得輒有
抽差違許奏劾從之 丁巳御射殿引見正奏名進士
射 臣寮奏乞今後非軍期大辟劫寇等事州不得差
人下縣縣不得差人下鄉常令監司覺察從之 戊午

引特奏進士射 癸亥賜聞喜宴于貢院 以久雨命

從臣日一人禱于天竺山 詔沂靖惠王府改講孟子

七月丙寅詔廣西州縣應闕官毋得以白身借補人

充攝 戊辰臣僚奏乞宣示二三大臣自今起復士大

夫必甚不得已出於特旨監司帥守不得陳乞若州若

縣常程差遣倅令幕屬之類撓辟吏部使闕見以起復

在任日服內月日並不許作實歷選人受舉削亦不得

放散已放散者悉與駁正從之 辛未臣寮言乞申飭

有位非休假不許出謁或實有幹故先申尚書省方許
出城從之 癸酉新知常德府袁申儒朝辭奏至州縣
重催稅賦害民事上曰民力甚貧皆是州縣不體愛民
之意卿到任當以愛民為先 辛巳臣寮奏乞明詔戶
刑部嚴行約束二廣監司郡守用刑須遵法律毋得輕
視人命漕司買銀須依時直不得低價敷買舶司每歲
差官機察就委逐州通判不許吏卒越界追擾生事從
之 八月丙申朔詔戶部遍下諸路州軍不得增收苗

米多量斛面許越訴仍令漕司覺察從臣寮請也 丁

西臣寮奏州縣典獄官吏或淹延久繫或牽惹無辜或
奉上官而失本情或行暴虐而取賄賂乞飭諸路憲司
禁戢懲勸從之 辛丑進知靜江府趙崇模直敷文閣
因任以職事修舉故也 壬寅監察御史留元英奏二

廣列郡及福建上四州惟鹽是利守令剋剝於常賦之
外籍戶口以敷鹽民被其擾近者召寇亦基於此乞戒
飭二廣福建漕司嚴察州縣痛革前弊仍令憲司歲行

所部許人陳訴從之 丙午臣寮奏州縣供攤告許二

害乞今後凡追究不實者許被害人越訴仍令監司覺

察從之

丁巳詔通義郡夫人謝氏進封美人

二年八月封貴

妃十一月立為皇后

九月乙丑朔詔禮部國子監下等上舍必

循舊法守年不得用例徑赴殿試從臣寮請也 丁卯

台州水 壬申臣寮奏乞明飭吏部應曾經論罷之人

雖免約法而贓狀顯白並須經郊方許參注或被論未

久遇赦令待後郊庶令畏憚從之 丙子秘書省正字

王會龍奏聖學深造自得本之於致知格物達之於治
國平天下上曰如是則人主之學當以致知力行為本
又奏乞裕民力固邦本上曰朕未嘗無愛民之心但州縣
不能奉行爾 庚辰雷 壬辰進知臨安府趙立夫官
一等以和糴有勞也 有流星大如太白 十月乙未
朔詔諸道提點刑獄以十一月按部理囚徒 癸卯太
學錄陳埴進奏方張之患未亡之金叵測之忠義跳梁
之羣盜皆所當慮上曰此正治不忘亂安不忘危之意

頃奏正為國體未為治且安耳又奏用人貴乎公上曰
今人才亦自難得 丁未臣寮奏乞申飭監司郡守自
今所屬闕官以次攝事毋得差非見任官如有違戾其
受差及差之人並鐫斥從之 庚戌詔莊文太子府改
講荀子 進知吉州趙汝愚官一等以和糴有勞也

己未臣寮奏百司庶府循例而忘法監司守令枉人而
徇情乞飭內外奉行法令從之 壬戌詔賑贍台州被
水之民蠲諸色賦租有差 丁卯臣寮言乞下國子監

內外學校之官今於士子程課之外迪以義理之學厲以行藝之實從之 新知婺州莫澤朝辭上曰婺州正要

得人扶持記得向時守臣魏豹文曾理會經界行得如何澤奏婺州向時凋弊皆緣稅籍不明今經界既正賦役均平故不費力上曰義役聞尚未了澤奏義役乃民間自樂為州縣不能扶助耳讀至盜賊處上曰峒寇尚未消弭正要理會澤奏盜賊不足慮全要州縣得人上從之 戊辰新知慶元府鄭損辭奏事上曰卿當防遏

海道愛養軍民損奏謹遵聖訓 己巳太府少卿知臨

安府趙立夫進對乞將海內茶漕下沙合為一寨上曰
每寨幾人立夫奏多者百二十人上曰京城民訟如何
奏云臣幸與民相安上曰都民當撫摩使常在春風和
氣中不可使有愁歎上問刑獄如何奏云本府三獄兩
獄常空上曰民命所關不可淹延 己卯臣寮奏乞令
戶部下諸路監司凡民訟依次第官司結絕如未經予
奪不得索索改送先從臺部常切遵守從之 己丑熒

惑入氏 賜劉光祖諡文節 十二月丙申雪蠲大理

寺三衙臨安府點檢繳賞酒庫監贓賞錢給諸軍薪炭

錢出戍官兵倍之賜喜雪宴于尚書省 丙午前知安

吉州趙必觀進對奏楮卷破損腐爛人不以為重上曰

此緣銅錢稀少奏事畢上曰茗雪之民今已安業否必

觀奏臣初至郡民不聊生聖恩賑給連歲小稔民粗安

業 辛亥以翰林學士鄭清之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

密院事

乙卯軍器監度正進對奏江西福建湖南災

蕩老弱轉於溝壑壯者遂為盜賊上曰此是州縣不得
人以至於此正奏自今選任之際更宜謹之上曰選任
誠不可不審讀至近來放散忠義軍及破落士人去為
賊用上曰亦聞得如此正奏乞行下諸將隨宜招收籍
以為軍士人在賊中者亦宜招諭之上曰朝廷見如此
施行正奏如此正合事宜更宜示之以信又奏宜力行
節儉以阜財用以化貪鄙上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
人朕平日力行此正奏既已如此則自不至於侈泰然

臣猶望陛下節儉之中更加節儉 丙辰再給諸軍薪

炭錢

庚寅紹定三年正月壬申雷 臣寮奏乞令諸路提點
刑獄官親行所部凡翻異駁勘之獄同守臣審鞫便宜
予決毋得滯留其有職兼守守臣者令以次監司從之

二月丙申日有背氣 庚戌以朝奉大夫魏大有直寶
章知贛州措置招捕盜賊起復朝散郎陳鞞直寶章閣
知南劍州福建路兵馬鈐轄同共措置招捕盜賊起復

朝奉郎趙范以將作監知鎮江府起復承議郎趙葵直
秘閣知滁州 庚申詔蠲江西湖南福建被盜州縣租
稅一年 癸酉大理寺上逃卒穆椿踰入皇城燒毀甲
仗罪狀詔穆椿凌遲處斬餘黥隸有差 乙酉太白歲
星合于畢 戊子詔江西湖南福建寇盜凡脅從之民
束身出官並與釋罪能自戮渠首而來者補官賜官土
豪帥衆立功者官之 丁酉雨土 戊戌臣寮奏乞補
禁衛兵額戒內侍毋得私役革貨號修火政以肅宮禁

從之 癸卯詔秘閣校勘李心傳已歷兩考研覃典籍
恬靜可嘉特改合入官 癸丑置會子庫監官一員專
作堂差以有舉選人充 四月癸亥臣寮奏願陛下仰
法高宗賞功罰罪之訓宣諭輔臣大明黜陟俾內外小
大之臣咸思激厲趨事赴功或有畏避自為身謀必罰
無赦從之 己巳日暈 庚午詔諸道提點刑獄以五
月按部理囚徒 癸酉詔蠲紹興府餘杭上虞縣民戶
折麥一年以水災也 癸未詔以今年九月有事于明

堂 丁亥詔今歲明堂大禮惟祀神儀物諸軍賞給悉
循舊制外其乘輿服御及中外支費並從省約 丁未
壽慶節上詣慈明殿上壽 詔知撫州林孝聞削二秩
罷以臣寮言官軍入境閉關不納科擾軍糧民戶被害
也 御射殿閱諸班直射藝遷補有差 丙辰詔莊文
太子改講文中子 丁巳臣寮奏乞下江東西湖南北
福建諸路總漕倉司應鄰境被寇州郡合解諸司錢物
比之常年期限並展一季詔令戶部詳度上于尚書省

六月戊辰臣寮言二廣諸郡凡教官法掾自謂閒官率厭風土寘身臺幕乞行戒飭如此後循習不悛並與鑄斥帥漕併寘于罰從之 癸酉錄行在繫囚 乙酉

歲星入井 辛卯臣寮奏乞戒飭郡守痛革稅賦刑獄差役版籍四弊從之 壬辰臣寮奏乞戒飭二廣漕司

嚴禁所部州縣丁錢每歲覈實見存之數造簿依條限前期發下催納銷注違者按劾詔令吏部詳度于尚書省 七月丁未臣寮奏乞今後疏決先期降旨下臨安

府三衙應犯罪在指揮前許引用恩赦如指揮後有犯
雖已停決不在原減之數其合引赦人不許於停決前
斷遣如或違戾並從故出入人罪條制施行令刑部詳
度于尚書省 癸丑臣寮奏乞申嚴堂除之制庶幾仕
者毋敢躁進中書之務可清從之 八月庚申以知樞

密院事薛極為大禮使參知政事葛洪禮儀使同知樞
密院事儀仗使僉書樞密院事鄭清之鹵簿使吏部尚
書楊焜橋道頓遞使 癸亥詔明禋侍祠執事官既受

誓毋得臨期規避如或循習必罰無赦仍令臺諫覺察

九月辛丑大饗于明堂赦天下 丙午詔封美人謝

氏為貴妃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 庚戌雷 壬子詔

令浙西提舉司下所部州縣將條復圍田減納苗稅毋

收斛面 十月辛酉臣寮言乞下吏部今後縣令獄官

須曾歷三考有縣令舉主三員無過犯人許注毋得作

破格輕授或監司帥守辟置亦令吏部審實合格方許

放行從之 壬戌進知棗陽軍史嵩之官一等以置堰

屯田有勞也 臣寮奏銓選六弊乞下吏部檢舉指揮
恪意遵守從之 十一月丁卯殿前司奏乞撥本司一
千人名額令嘉興府招瀕海漁業慣熟風濤少壯趨捷
之人試驗刺充海浦水軍仍增置統制官一員通行部
轄從之 癸卯臣寮奏曾經奏劾有永不得親民差遣
指揮之人如引赦陳乞改正並令都司吏部取原犯攷
訂除情輕從舊制外其或貪贓慘酷刑寺不得倒作不
曾推勘免約法許令改正從之 丙午詔壽明慈睿皇

太后明年聖壽七十五古希有甚盛之慶令禮部太常寺討論以聞 丁未流星晝隕 戊申詔貴妃謝氏立為皇后令有司擇日降制初上意向賈氏楊太后以謝美人端厚有福遂立焉 辛亥出封樞庫緡錢二十萬製皇后禕衣 丙辰以薛極撰冊葛洪書冊同知樞密院事袁韶篆寶 十二月庚申詔曰養莫大於尊親永依慈造福必先於曰壽宜茂徽稱偉慶事之輝煌洽歡聲而洋溢壽明慈睿皇太后載安宗社兼體乾坤宜加

上尊號曰壽明仁福慈睿皇太后其令有司詳具儀注
朕當親帥百寮詣慈明殿奉上冊寶 甲子詔以史彌
遠入見敷奏精敏氣體向安朕尊禮元勲未欲勞以朝
請可十日一次赴內引入堂治事 乙丑以簽書樞密
院事鄭清之為參知政事兼簽書樞密院禮部尚書喬
行簡為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袁韶為資政殿
學士浙西安撫制置使兼知臨安府尋控辭 時江淮
制司及揚州累報山東李全起兵犯通泰州

初寧宗親命立濟王為嗣忽一日濟王書于几上明
言楊后之事云史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左右皆丞相
之人徑報彌遠彌遠懷異志兼濟王亦無人君之質
是時真西山兼王宮教聞其事遂力辭去臨行謂王
曰大王若能孝於慈母而敬於大臣則即位之除必
矣寧宗疾甚議立未定忽一夕彌遠夢西興渡二馬
渡江一馬化為龍曰此夢正與晉元帝中興童謠相
類次夕差人早過西興接得理宗與福王相之理宗
乃坐林獅形遂決策立之遷濟王過湖州市有敵國
富豪潘壬潘丙者偵其事遂修書約李全於二月十
五立濟王此時李全守淮安軍邏卒得送信卒二人
監至彌遠之前彌遠遂改書為三月二十五許之美
官重賞復令送去取回書至易書以元約月日報之
至期潘壬潘丙遂立濟王彌遠遂統殿前司馬步軍
誅之尋殺濟王李全知之遂反過北後園揚州趙葵
鎮兩淮兼守揚州因元宵放燈李全移營灣頭亦放

燈趙葵遂開一城門掛榜止許百騎入城觀燈聞李全喜著白袍初一夕八十騎皆阜袍遊城出去次一夕百騎皆紅袍又次夕百騎皆白袍葵設伏閉城盡殺之北軍退至第三年修城壕見金甲一領方知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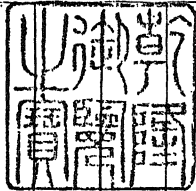
死於此矣

詔曰逆賊李全久蓄奸謀大逆不道已敕江淮制臣率兵追討可削奪官爵停給錢糧罪止逆賊罔及脅從逆黨有能擒斬李全以降者仍給散錢糧更加不次之賞

丁卯御文殿冊皇后 壬申以雪寒詔出封樁庫緡

錢三千萬賑卹臨安貧乏民 乙酉慈明殿出緡錢一

百五十萬大犒諸軍賑贍臨安貧乏之民



宋史全文卷三十一